



汽车从昌北驶过八一大桥,高耸的滕王阁近在眼前。漫步在大土院老街的里巷,炒粉香扑面而来,如同和一个久违的老朋友重逢,随之脑海中一如倾帆温暖的场景快速闪现。从青涩求学的少年,到扎根红土地的铁路建设者,再到今天的旅行者,我与南昌这座城的联结,始终绕不开一盘香辣的炒粉。

我独爱南昌炒粉,它是我与南昌这座城市相逢、相伴、别离又重逢的最佳见证。

那年,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辗转来到南昌,成为这座城市中的一名学子。初来乍到,我对赣鄱大地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好奇,筋道爽滑的炒粉、香气浓郁的瓦罐汤,成了我解锁这座城市的第一把钥匙。

学校坐落在昌北的一个小镇上,门口的弄堂里有不少炒粉老店。那家名为“别小看”的炒粉店做的米粉最地道、可口,老板娘可爱且勤快,用“米粉西施”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每天她会将店里的铁炉子烧得通红,把铁锅擦得锃亮。炒粉店老板娘的动作行云流水,铁锅与铁铲碰撞的声响,成为小镇最生动的旋律。

那时的日子,总是被上课、实验、自习填得满满当当。要是想改善生活,犒劳一下自己,我就会晚上八九点钟从图书馆出来,背着书包径直走出校门来到“别小看”那家炒粉店,点上一盘炒粉。这时,老板总会操着地道的南昌话问一句:“加蛋加肠不?”蛋是荷包蛋,肠是肥肠,在那时都算奢侈消费。我低声答道:“加个荷包蛋,多放辣子。”偶尔也会加一次肥肠,那便是独属于学生时代的奢侈。

等候的时间里,看老板掌勺,恰似欣赏一场美食制作秀。铁锅烧热,倒入菜籽油,待油热,倒入蒜末、干辣椒爆香,再加入提前泡发好的本地米粉,手腕一转,米粉在铁锅里根根分明、不粘不碎。待米粉炒至微黄,加入青菜、豆芽,煎上一个溏心荷包蛋,淋上生抽、老抽提色调味,再撒上少许盐、葱花和胡椒粉,一盘美味的南昌炒粉便大功告成。端在手里,瓷盘烫着掌心,米粉裹着浓稠的酱汁,辣中带鲜,鲜里藏香,一口下去,满是浓郁的人间烟火。我坐在小板凳上,大口吃着炒粉,再配上一碗鲜醇浓厚的瓦罐肉饼汤,看弄堂里人来人往,听着江西口音的行人谈天说地……在陌生的他乡,我心中竟因这一盘炒粉,顿生些许安稳的暖意。是炒粉拉近了我与这座城市的距离,是炒粉让我融入了南昌的烟火日常。

求学的日子,炒粉慢慢成为我镌刻在时光里的味道。为了避免挂科,期中、期末考试前我都在不停地熬夜复习。深夜的宿舍楼下,新开不久的炒粉摊仍然亮着灯,我便邀上三两个同学,各来一盘炒粉,就着晚风,聊着学校里发生的趣事,炒粉的香辣驱散了熬夜的疲惫,也让我们年少时烦躁的情绪慢慢舒展开来。周末和同学逛滕王阁,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感受赣江的浩浩荡荡,逛完后总要拐进赣江边的大排档,来一盘炒粉或拌粉,仿佛只有尝过这个味道,才算真正读懂了这座城市的底蕴。

那时的炒粉,是青春的独特注脚,是年少

迟来的欢喜,它藏在清晨的朝气中,藏在课后的闲谈里,也藏在我对未来的憧憬里。

毕业后,我没有离开南昌,而是成了一名祖国的铁路建设者,继续扎根在那片我早已熟悉的红土地上。如果说求学时的炒粉,是校园时光的温柔相伴,那参加铁路建设时的炒粉,便是风雨中的坚实后盾。

那时,我们承建的是国家重点工程——京九铁路。施工条件异常艰苦,作息更是不规律,一盘香喷喷的南昌炒粉,成了我们在工地

## 在南昌吃炒粉

朱志刚



时钟爱的选择。工地旁的临时食堂,大师傅也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最拿手的就是炒粉。当第一缕晨光洒在工地上,食堂的大师傅便开始为我们准备早餐。扛着测量仪器走出工棚,远远就能闻到炒粉独有的香气。

坐在简陋的餐桌旁,一盘米粉下肚,浑身便充满了活力,仿佛有使不完的劲。紧张施工的日子,我们常常忙得忘了时间,有时连午饭都只能匆匆解决,食堂的大师傅便会把炒米粉装在饭盒里,送到工地现场。温热的炒粉,就着矿泉水,饭虽简单,却让人吃得踏实、满足。炒粉辣味十足,如南昌人的性格一般豪气爽朗,也更像我们铁路建设者的韧劲,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我们在红土地上建桥铺路,让南昌这座城市的交通更加便捷,汗水滴落在土地上,也融进了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炒粉里。

记得那次为了提前打通市郊隧道,我们在工地上连续奋战了半个多月,熬得双眼通红、浑身酸痛。隧道贯通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队长提议去吃一顿“豪华版”米粉。于是,一群人便浩浩荡荡地来到小山坡上那个被工友们戏称为“五星级饭店”的小吃部。那天,队长特意让老板在炒粉里多放了瘦肉和鸡蛋,我们吃得格外香。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吃着炒粉,大碗喝着啤酒,聊着施工中的趣事,说着对未来的期许,米粉的辣味把我们呛出了眼泪,却也让我们的心贴得更近。那时,我忽然明白,这盘南昌炒粉,早已不是一份简单的吃食,它是我们这群铁路建设者之间风雨同舟的默契,是我们在艰苦岁月里的相互陪伴。

在南昌参与铁路建设的那些年,看着城市一点点发生变化,看着钢轨不断延伸,看着一座座桥梁横跨赣江,我心里满是自豪。而炒粉热辣的滋味也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用最实在的烟火气见证了我的一步步成长——从懵懂的学生,到成熟的铁路建设者。南昌这座城

教会了我坚韧不拔,教会了我责任与担当。

后来,因工作调动,我离开了南昌,奔赴更远的地方修建铁路、公路和机场。从江西南水到塞北大漠,从沿海小城到西南深山,我走过无数山川湖海,架起过座座桥梁,铺过条条钢轨,品尝过各地的特色美食,可心底总惦念着那盘南昌炒粉,惦念着铁锅翻炒的阵阵声响,惦念着辣中带鲜的酱汁味道,惦念着弄堂里那浓郁的烟火气。那是独属于南昌的味道,是刻在我味蕾深处、藏在我记忆里的对第二故乡的乡愁。

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城市,吃过很多地方的炒粉,但总觉得不是我心中的那个味道,少了南昌本地米粉的劲道,少了赣江水土孕育的鲜辣。

前些日子,因工作出差,我再次踏上了南昌的土地。时隔多年,赣江依旧浩荡,滕王阁依旧巍峨,这座城市却变了更多——高楼多了,街道宽了,也更洋气了。

忙完工作,我第一时间便奔向了学校门口曾经的老弄堂,脚步不自觉地慢下来,生怕破坏了这封存已久的亲切与熟悉。弄堂还是记忆里的模样,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旁的老房子古朴依旧,就连弄堂口的那家“别小看”炒粉店,也还是当年那位老板——只是鬓角多了些许白发。见我走来,老板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看你面熟,是不是以前常在这儿吃炒粉的那个大学生?”我心头一暖,点点头说:“老板,来一碗炒粉,还是老样子,加个荷包蛋,多放辣子。”

一问一答,默契如初。熟悉的动作,熟悉的声响,铁锅烧热,爆香蒜末、辣椒,下入米粉翻炒,一切都和记忆里分毫不差。不一会儿,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粉端到了我面前,瓷盘依旧烫手,米粉依旧筋道,酱汁依旧鲜辣,一口下去,熟悉的味道在舌尖散开,那些在南昌学习工作的时光,仿佛都融进了这盘炒粉里。

坐在熟悉的小板凳上,老板和我闲聊起小镇的过往,也说起从我们母校走出的一批批投身祖国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者。他说,多亏了你们,江西乃至祖国的交通才这么便捷。我笑着听着,心里满是感慨,我们曾经参与建设了南昌的高铁轨道、地铁线路,这座城市也给了我们最温暖的陪伴。一盘炒粉吃完,唇齿间依旧留着鲜辣的香气,心底的惦念与乡愁,也在这盘炒粉里找到了归处。

走出弄堂,赣江的风拂过脸颊,带着水汽与炒粉香,远处的高铁飞驰而过,钢轨向远方延伸,一如我这些年走过的路——从南昌出发,如今再回到南昌。这座城市依旧是我心底最温暖的港湾,而那盘令我魂牵梦绕的南昌炒粉,便是我与这座城市最深的羁绊。

我在南昌吃炒粉,吃的是炒粉的热辣滚烫,感受的是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找回的是求学时的青春记忆,更有参与祖国铁路建设时的热血岁月。

## 文艺周刊

第三〇七二期

没想到,17岁出门远行,与家人渐行渐远,那个西部的家基本上成了遥远记忆里的一个影子。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么健忘,而在于父母所在即为家之所在。所以西部那个地方对我而言,顶多就是我的出生地和少年成长的故园。

大学毕业后,我当过大学中文系老师、集团公司的职员、报社的记者、副刊编辑,然后在28岁的时候决定重返校园,从硕士读到博士,为梦想找一个家。在我看来,毕业后的经历是让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经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的过程,一旦都经历遍了,便有机会专心做一个作家。这个计划是浪漫且理想化的。在我自己的设想中,一旦博士毕业,就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就可以朝着作家伟大的文学梦前进。但现实并不会完全按照你的设想发展。一旦进入高校,尤其是名校,你必须遵循高校的安排,把所有的精力花在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上,必须首先做一个合格的老师,之后有余力才能考虑创作的事。结果,我开始走上了另一条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道路——写论文、培养学生、做导师、申请项目。

我离我的作家梦越来越远了。正当我开始躊躇和沮丧时,母亲对我说,你这样挺好,每年有学生毕业,有著作,论文发表,又早早评上了教授,已经很好了,不要再写小说、诗歌了,那样的日子多苦啊。在她看来,高校的工作一切都顺理成章,就能够水到渠成,但她看不到文学对儿子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我看来,文学是自由精神,是创造力的体现,是对人世間所有可能的诗意化展示。它的存在本身对我就是一种诱惑。

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想重新开始创作。在做民俗学、非遗研究的过程中,我一直把它当作文学素材的积累和生活体验的写作,我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和诗人。

马知遥



我选择这两个研究方向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是人性之学、情感之学,和文学最为接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让我一直没有偏离文学梦想的轨道,那就是我还有强大的亲情作为支撑。

每当我坐在书房,与那些伟大的作家做“灵魂交流”时,母亲总是会轻手轻脚地把各种吃食放到我的面前。她觉得,我每天又看又写的,势必会耗费很多精力,必须及时补充营养。后来,为了不让我母亲操心,我就搬到邻近的住所,每次看书、写作累了的时候,才去他们的住处看望,但每次刚坐下,母亲便会端出很多好吃的放到我面前。在母亲眼中,我永远都是孩子。

回望来路,我已经在外行走了38个年头,在我的再三请求下,母亲和父亲退休之后便从西部搬到了中部,又从山东到天津,反正不管我走到哪里就要把他们带到哪里。父亲有时候感慨:“如果不跟你来,家里的房子能换好几套了,可惜早早就不要了。”母亲则很干脆地说:“不用说那些。儿子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甚至有几次,我想到南方发展,母亲也毫不犹豫地:“去吧,你先去,我们随后就跟你去。”

我看着父母,这两个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在沙发上闭目晒着太阳。我突然想,这两个老人多么勇敢,愿意抛开一切来支持儿子。有他们在身边,家显得如此安稳。因为有他们相伴,我在奋斗的路上一直没有懈怠。又有多少年轻人在创业的时候,能有父母一直陪伴左右呢?这么想来,我真的好幸运。

前几天,母亲在夜里迷迷糊糊一不小心从楼梯口滚下去,头磕了个包,脚也扭伤了。我在赶回家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害怕如果真出了意外会怎样,浑身都在哆嗦,回到家时,冷汗已经浸透了全身。见到母亲,只见她满身都是青紫色的伤痕,但还好只是外伤,没有大碍。母亲强忍着痛苦,大声地和我说着话。我知道,这是这个坚强的老人在用她的勇敢和坚毅安慰我。

飞机落地,时钟正好指向2026年第一天的零点,隔着玻璃舷窗,我想起2016年的暑假。

那时我拿着学生证走遍了贵州,几乎所有景点都为我敞开优惠的窗口。十年后,我拿着一张可以免票的教师资格证又回来了,故地重游。

成年后的旅行,少了学生时代的随心所欲,多了几分小心翼翼的计算。从贵阳到荔波,从荔波到凯里,每一段旅程我都精心计划,生怕错过一趟班车。

赶车的间隙,我对朋友阿肖说:“十年前跟团旅游,在大巴上睡一觉,醒来就到景点了,让我误以为贵州很小,从一个瀑布到一片湖水,不过是闭眼、睁眼的距离。”

坐上高铁,我平复了心情,窗外的景色也开始变化,喀斯特地貌特有的山峦如青螺矗立在我眼前。打开随身携带的电脑,我开始处理工作中不断弹出的消息,伴随着列车的晃动,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击中了我——

十年前,我坐在旅行团的大巴上,摇晃着前往与现在相同的目的地。那时候的我在苦恼什么?是结课作业?是中国美术史课上留的那篇永远写不完的论文?是暗恋的学长始终没有回复的短信?

十年前的大巴上,我为青春期的心事烦恼,十年后的大巴上,我为成年人的责任焦虑。那些当时觉得天大的事,现在想来不过尔尔。

小七孔桥出现在我眼前时,时间仿佛在此刻折叠。还是那座桥,由青石砌成,桥身爬满藤萝植物,冬

## 我与故乡

刘均红



我曾用芦苇写故乡  
写房上的苇束,火炕上的席  
写遮阳的苇帘,屯粮的囤  
写春天拔节的芦苇似青葱  
写悸动的青春、懵懂的少年  
写冬天的芦花随风飘啊  
恰如长大后离开母亲的孩儿  
故乡啊,你可知道  
即使儿子女行走千里之外  
一步步叩响的,依然是  
是对你最纯朴的思念

我曾用桥写故乡  
先是牛车、马车、小拉车  
后是拖拉机、小汽车、大火车  
桥,承载着我们的生活  
当风雨剥蚀它墨绿的漆  
就像少年少了些许青涩  
当时光侵蚀它防锈的铁红  
犹如女人褪去腮边的羞涩  
古老的村庄要迁向新的地标  
桥再一次撑起繁重的担当  
像极了再次挺直脊梁的父亲

天里叶子落尽,只剩下脉络清晰的枯藤,像极了时光本身的纹路。桥下的水是那种不真实的蓝绿色,清澈见底,能看见水草随着水流的方向柔软地摆动,远处是层层叠叠的瀑布,水声不大,却有永恒般的意味。

“和记忆里一样吗?”阿肖问。

## 重游小七孔

童晔



“一模一样。”我说。  
是,小七孔的水依旧那样流着,不急不缓,不问人间岁月。

我们在景区里走了很久,走过拉雅瀑布,走过68级跌水瀑布,走过龟背山,与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擦肩而过。他们大概是某个大学的学生,拿着学生证享受半价票,兴奋地讨论着晚上要去哪里吃酸汤鱼,谁的期末论文还没写完,谁又失恋了需要安慰。

我很想对他们说:“珍惜吧,十年后你们会怀念此刻所有的烦恼,因为它们简单、纯粹,还带着青春特有

在我看来,《突围心理风暴》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客观、全面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人的情绪困境、心理危机和社会面貌的新视角。作品以世纪之交前后几十年的时间为背景,以易发心理健康问题的领域为切入点,密切围绕我国自然灾害、人为恶性事件、就业困境、学习压力、家庭矛盾、婚恋危机、社会伦理流变、人际关系异化等多种现实心理健康风险诱因,深刻指出了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症与抑郁症等在内的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安全隐患,立体呈现了各类精神障碍、自杀现象与社会发展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客观叙述了我国心理工作者在心理知识与技能传播、心理干预与援助等实践中作出的努力,对心理危机预防、防治手段、心理学普及等方面存在的误区、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思,呼吁全社会关注心理健康,加快构建和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遏制心理健康问题的蔓延,提升公众的心理健康意识与水平。

多年来,出于职业的敏感,有关心理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也曾读过不少,发现它们大多是用惯常的文学思维,对生活中某一侧面的人性矛盾进行书写,极少涉及心理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而小说家秦岭不一样,他有十多年从事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的经历,有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创作的大量实践,有过城市与乡村双重生活的体验,他还有过其他作家不具备的身份优势——他曾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实施的一系列重大心理干预和心理援助项目的特邀观察员和见证者。他创作的一些心理题材小说,之所以能被大学纳入人格心理学教学参考文本,是因为他在观察、审视、分析、判断心理现象时拥有多重视角,且能自由由变换视角,拉近了文学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引领读者看得更远。

2018年,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部署有关创作项目,十多项重大科技成果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面向国内外集中展示,其中就有秦岭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心震”带》。2020年,秦岭全程参与了中国心理学会发起的、由我负责的“安心”行动,并接受学会委托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庚子“安心”行动》。相较而言,《突围心理风暴》不同于这两部作品的专题叙事,而是对中国社会心理和中国心理科学的多角度书写,主题深刻厚重,视角丰富多元,论证有理有据,拿捏张弛有度,分析一针见血。在字里行间交织的忧患和愿景中,我们读到了“突围”的决心和希望。我相信,这也正是心理学界和广大读者最为关注、最渴望看到的。

心的呼唤不只是一颗颗创伤之心的呼唤,也是十几亿同胞的共同呼唤。  
“突围”是唤醒和觉醒后必需的、别无选择的行动。只要全社会行动起来,人人都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必将能够遏制心理问题的蔓延,助推社会安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

心理,是文学的富矿,它在向更多有责任感的作家发出呼唤。  
本版题图 张宇尘

的重量。”  
可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他们渐行渐远,消失在湖泊的转弯处。

离开小七孔时已是黄昏,夕阳给贵州的山峦镀上一层金边。我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妈妈发来的微信:“小七孔和十年前相比,变化大吗?”

我想了想,回复道:“景没变,但我变了。”妈妈很快回了一个玫瑰花的表情,再无他言。我知道她懂,就像十年前她懂我那些没说出口的烦恼一样。

阿肖在旁边睡着了,我调暗手机屏幕,继续处理工作。但这一次,我心里少了些焦虑——既然十年前的烦恼如今看来不过如此,那么现在的烦恼,十年后大概也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往事吧。

返程的高铁驶入隧道,山与山之间,车窗变成一面模糊的镜子。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那个曾经扎着马尾、为结课作业苦恼的少女。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中间隔着十年光阴,隔着两本不同的证件;母亲从陪同者变成了远方的牵挂,而我也从需要被保护的人开始学习如何保护他人。

隧道尽头有光照进来,两个影像合二为一。贵州的山水还是老样子,变的只是我们这些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过客。

我想,时间最有魅力的地方,大概就是它总在改变的同时,又给我们留下永恒不变的东西。它让我们在某个某地地与从前的自己重逢,然后远远看着我们,彼此相视而笑,目送我们继续前行。

写哺育过我的庄稼曾经的葱郁  
写那时的炊烟袅袅勾起的牵挂

最后我用那盘石磨写故乡吧  
我曾将爱倾注在你旋转的轨迹  
我曾将我们的情感编织在  
金色的稻田与纵横的沟壑  
遍山的野菊点缀着乡家  
让我背负行囊走出村庄  
口袋里总能摸出故土的芬芳  
散落在走过的路上  
我想啊,总会有那一天  
弯了腰的我会  
会守着记忆中的石磨想故乡  
想我种的那片红高粱  
举着饱满的穗子迎朝阳



津沽采风

今天我只能用深切的怀念写故乡